



【学者视线之邵建专栏】

任何善都不能置于权利之前

素无兴趣关注娱乐圈的是非,但最近网上两件性质类似的事,便不免让我饶舌几句。一件事有关刘德华,说他拒绝参加《同一首歌》正在策划的“英雄母亲”特别节目,因为刘的拒绝,很多人感到“太意外,也太让人失望了”,因此声讨“刘德华,你凭什么对英雄母亲说不?”另一件事是章子怡要去美国拍戏和为京剧《梅兰芳》培训,因而表示自己无法出席已经答应过的上海电影节。于是,一位上海市民吴老太致电新民网表示自己“感到非常愤怒”,并指责章子怡“不爱国”。

我当然不知道这两件事的个中原委,我所针对的只是以上对这两位明星的指责。也许这两人的确有其该指责的地方,但我反感这种道德高调的指责。刘的不参加和章的不出席,首先是他和她的个人权利,他和她至少有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自由。如果这种选择并没有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我们只能尊重,哪怕我们不满意。如果确实有利益上的伤害,那么,批评就在这个层面展开,也不必道德升华。道德批评的不公正在于,当你居高临下地批评对方时,你已先把自己放在了某个道德制高点上。

像以上对刘德华的指责,好像就你《同一首歌》懂得爱,甚或你自己就成了爱的化身,以致别人还不能不应和你。爱固然是一种善,但不能因为对方没有做到你要求的

善,就可以扣帽子。至于“刘德华,你凭什么对英雄母亲说不”,这就如同绑架“英雄母亲”对刘德华进行道德胁迫。善是一种价值,但善不能置于权利之前,除了你这样要求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别人放弃他自己的权利来服从某一种善。古人有句很好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有时更要强调的是:己所欲亦勿施于人。这句话说白了:好事可以自己做,但不能逼着人家做。

下面的章子怡性质类同。你可以自己爱国,但不必逼人爱国,因为爱国不是逼出来的。何况出席不出席一个电影节跟爱国不爱国有什么关系,为何要提升到这个高度?多年前作家谌容虚构过一个“马列主义的老太太”,今天却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爱国主义老太太”。两者的相同点是,前一个老太太不懂什么是马列,后一个也未必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以是否出席电影节作爱国的衡量,既无道理又很狭隘(媒体居然如获珍宝,广为报道)。章是一个演员,如果她能在国际影坛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这就是她的爱国表现。按照老太太式的爱国主义,假如章又表示参加电影节,她立刻就爱国了?爱国如果这么好糊弄也未免太廉价。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廉价的爱国主义,它充斥着我们的市井,也反映了我们的爱国水平。

(作者邵建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义,首先就要走出这种表态式的爱国。以指责别人不爱国来表示自己爱国,我不妨就把它称为“表态式爱国”。无疑,吴老太是爱国的,但她的爱国是通过对别人的无端指责实现的。我很惊讶这位老太太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时,怎么这么方便就抡起了“不爱国”的大棒。细想之下,也不奇怪。这几十年来,国人给同胞扣帽子打棒子的事情还少吗。这样的文化惯性还保留在吴老太的身上。所以,我不是和这位老太过去,我是把她视为个案。个案的意义在于它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吴老太式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孤例。不信走到网上看看,骂别人汉奸由此表示自己的爱国,我想我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吧。前段时间我在南方都市报有过一篇《骂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因而我也被骂为汉奸。这种以伤害别人为快的爱国真的只是市井水平。因此,我们需要提升这种吴老太式的爱国,让爱国成为每个人的自律,而不要成为打人的棍棒。

中国儒家有所谓“忠恕”之说,朱熹的解释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爱心也好,爱国也罢,在这两点上,我们每个人要做到的是“尽己”。尽己之外,还要推己及人,亦即替别人设身处地而宽待之。这也是一种善,而且善莫大焉。

(作者邵建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中国观察之乐毅专栏】

艾冬梅案和解味道有点怪

前中国中长跑田径运动员艾冬梅、郭萍、李娟三人状告火车头体协教练王德显及火车头体协侵犯财产一案,1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法庭结案,双方达成和解,艾冬梅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全部接受,火车头体协由代表王忠义当场以现金形式付清全部赔款。

(《长江商报》6月20日)

万众瞩目的案子终于结束了。结果似乎很圆满,艾冬梅等的诉讼请求全部被接受,拿到了应得的赔偿款,大约艾冬梅11万、郭萍9万、李娟5万。但细细品读之下,却总觉得味道有点怪怪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的全过程。因为到火车头体协多次上访“未果”,一身的伤病,又没有工作,2006年9月18日,艾冬梅等三人向海淀法院递出诉状,以“侵占财产”罪将昔日教练王德显告上法庭。两次开庭后,案子忽然在9个月时间里毫无动静,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在三原告苦熬苦等时,那位因孙英杰事件而被终身禁赛的原告王德显,则得到了一份火车头中长跑队顾问的任命,“顾问”领着一支包括奥运金牌获得者邢慧娜在内的20多人的中长跑队,从厦门,到五大连池,到山海关,安心工作着。因为,“邢慧娜最适应的训练方法就来自王德显”,而“明年奥运会时还是要靠邢慧娜”。直到一次无心插柳,今年4月,生活无以为继的艾冬梅表示要“卖奖

牌”,引发了舆论的再度聚焦。6月初,第三次开庭时间终于确定。接下来,就是18日的和解了。

这次的赔偿款是由火车头体协和王德显共同支付的,但其中王德显占了多少比例,包括艾冬梅在内的外界都并不知情。但有意思的是,目前身处俄罗斯的王德显甚至表示,对艾冬梅等人撤诉毫不知情,同时还声称,他本来还想好好跟对方打一场官司的,现在既然对方已撤诉,他会尽快回国约见律师。第一被告的律师竟然能在违背委托人本人意愿的情况下,与原告达成妥协协议,真是奇哉怪也。

王德显和火车头体协(更具体的说是火车头体协的官员)虽同为被告,但他们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王德显,那是他“自己的钱”,为了保卫“自己的钱”,自然要将官司进行到底。但对火车头体协的官员而言,那钱是“贵大爷”的,如果官司拖下去或者打输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都会破坏他们的“政绩”,影响他们的位子、票子、房子。破财消灾显然是一個更明智的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起了重大作用。那就是艾冬梅所言,“在这次官司被媒体披露后,有很多外国媒体找到我,希望采访我,包括美联社、路透社、BBC等,我有他们的名片,日本也有很多的媒体都来找过我……”最后艾冬梅基于很朴素的情感,“咱们中

国的媒体曝光也就算了,我不想到外国的媒体上去揭我们自己的短。”最后都拒绝了。但这一把威慑之剑,已经悬在那里了。这事本身的性质足以构成一桩国际体育丑闻的,戕害运动员身体的金牌战略,一位因禁药事件终身禁赛的教练却依然在“顾问”着队伍,光这两点,就够人喝一壶了。火车头体协的官员和那些“相关主管部门”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这个三赢的和解协议,艾冬梅们拿到了钱,王德显保住了钱(比例多少不可知,但终究是保住了),火车头体协则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只是,当这个三赢协议出现时,有一个输家恐怕也就同时产生了,那就是正义。因为那位被网友们恶搞为“忘德先”的加害者,在官司过后,依然过得滋润润,意气风发。

当然,我并不是要求艾冬梅们在承受了来自方方面面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坚持把官司打下去,一定要讨到说法。我们这些旁观者为了所谓正义感,对她们进行道德绑架,是非人道的。我只是想问: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中,发生了一些性质非常恶劣的事件后,即便是得到了解决,但你在这种解决里面,却从来都只能看到基于利害关系的妥协,而看不到正义一次痛快淋漓的胜利呢?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作者乐毅系自由撰稿人)

政府就该努力把房价放进“笼子”

■今日视点

今年5月以来,面对再次飙升的房价,南京市首开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先河,对商品住宅实施以“政府指导价”为核心的价格监管制度:核准基准价、限定利润率、规定最高涨幅5%……这一措施出台一个月,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开发商、普通市民、专家学者等纷纷加入其中。

(6月24日《新华视点》)

关于南京市政府高调干预房地产市场的争议,其实主要是在两个利益群体之间展开:一是社会公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一是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房产开发商以及作为他们附庸的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倒车行为”的斥责。

“言必称市场”本来是

一种进步,可惜事实一再证明,人们对市场的信任,经常性地被利用为攫取暴利的借口。当楼盘价格一天一个价、两个小时内竟然上涨1200元的时候,仍然坚持挥舞“市场”的大棒,批评政府的必要干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可以应付一切。但正如国际金融家索罗斯所说,“这是一种虚假的概念。过分依赖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危及社会。”也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既是不良的经济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抛开所有的经济理论,仅从朴素的人伦常理来看:当一种“市场”将大多数人置于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当一种“市场”疯狂到根本不管民众死活,“为

人民服务”的政府难道依然只能袖手旁观吗?“市场”的根本价值在于人,而不是剥削人的理论工具。

反观世界,那些市场经济理论的老家和大本营,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干预,比比皆是:伦敦多个区委员会都将经济型住房占新房的比例设定为50%甚至以上;法国通过“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西班牙通过了新的《地皮法》,规定所有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都必须留出30%用于建造“保障住房”……我们呢?难道就只能任由房价疯涨,造就一大批富翁,同时留给社会数以万计的无家可归者吗?

我非常同意乔新生先生

的观点:现在中国一些活跃的经济学家,在经济上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是在政治上奉行专制主义。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就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凡是对他们不利的,就鼓吹专制主义,留给公众的是一副无耻的“二皮脸”形象。

住房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商品,房子是关系到百姓基本生活的头等大事。要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干预的手段固然是可以讨论和可以选择的,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有效干预一定是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南京市政府的果敢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有力反击,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其精神值得各地政府部门借鉴。

(舒圣祥)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侯耀文:可感者方能动人

■热点纵论

因为心脏病突发,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在北京去世,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6月24日《现代快报》)

生命的逝去总是令人唏嘘感叹,尤其是像侯耀文一样意外病逝且享有社会美誉的知名人士。人们追忆他的情形和悲伤让人想起了此前去世的马季,想起已逝去的高秀敏,想起更为久远的赵丽蓉,他们的离去是如此相似,他们的背影都曾引起人们的泪光与感怀。为何这些曾经带给人们笑声的人,他们的生命转身会如此动人?为何这些观众未必真正了解的人,他们的生命终结会得到如此关注?

也许,这就是感动的力量。他们之所以动人,在于他们的可感,在于他们的真实。正是可感的真实让他们塑造的作品形象深入人心,也正是可感的真实让人们对于他们的专

注和用心有所了解。如果没有可感,他们只是镁光灯下的名人而已,光艳鲜亮但可能缺少动人的能量。

他们是怎样可感的呢?我想这种可感是分为三个层面的,即作品层面、艺术品层面、人品层面,这三个层面使一个艺人具有了可感的立体性和丰富性,具备了打动人的力量和真情。马季如此、高秀敏如此、赵丽蓉如此,侯耀文亦如此。侯耀文的代表作《糖醋活鱼》、《见义勇为》、《侯氏发声法》等,味正且辛辣,意浓且言简。尽管在如今稍显喧嚣的舞台上,侯耀文的相声已不如后辈般令人瞩目。但他曾经用他的作品、艺术品、人品为人们带来过一些笑声,带来了一些触动。这种感动不是对一个具体的人的感动,而是对一种可感的艺术形象的感动,不是对逝去的感动,而是对内心美好的感动。

(李劲强)

refine瑞风祥和 rein 瑞鹰 联袂上市

商道并驰 赢在路上

瑞风展示中心:中山北路607号 销售热线:025-58833567 江宁分店:025-52152980
瑞鹰展示中心:大明路37号 销售热线:025-52641528 24小时售后专线:025-86210707

JAC

瑞鹰2.0 11.98万元 心动上市!

瑞风创业直通车

苏物首推贷款“0”首付



赏车热线

大明路店:025-52641682

城北店:025-58823567

www.jac.com.cn 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33

江淮瑞风江苏苏物特约销售服务店